

诗路花语

## 送别

■ 叶美

母亲的脸跳动了一下，看见车在加速、向南，平行的太阳追尾，迎着嫩江。俄式候车室灯火仍保存着远行的人。我看见平原对岸，你仍站着，落下白昼，看，像这几日白雾缭绕。

1997年的棕皮日记本，一阵跌落谷底的疼痛，呼唤我，回到相片中去，像是递给我河流的钥匙。

## 夏至

■ 许起鹏

阴生阳退日南移，地久天长夏至时。荔棕角形须趣品，杯弓蛇影莫空窥。苍穹雨露隔田坎，茉莉花香满叶枝。白昼安生勤运作，焚膏继晷念书诗。

## 吃秋刀鱼

■ 郑纪鹏

没钱买烧酒喝，只好嚼着油煎秋刀鱼，抬头看灯笼发出孩子气般的微光笼罩周围。心情的野兽跟随两只白色蝴蝶双飞，在人造卫星身旁，瞥一眼金属质感。两只喜鹊站在枝头颤抖，给春天惊吓到，扑哧地惊慌飞走。几片暧昧的羽毛飘落，谁会用自己的重力感应接住那轻质的茫然？黄昏里，没有烧酒还算过得去，在许多时候，一点就着的激情被世人冷落。笑是最不会疲倦的柔情，怎样才能否认这一串晶莹的葡萄把它嫁接在泪花依附的绿藤上？就像这一条苗条的银质秋刀鱼，自愿剖开肚子，隐瞒了牵强的张力，以一种扇面的形式展现在食客面前，怎么看怎么像一首倔强的律诗。反正，在海底，活跃的成分已经在刀下凋零，成泪花、蝴蝶、喜鹊和撑得圆鼓鼓的葡萄。意欲在黄昏炸裂，用冲击波把生活叠加在日子之上。银质的秋刀鱼叮当作响，和着钟声的美妙乐音，咽下银器使其在肉体上闪亮。这是在黑夜来临之前两个小时之内，一个普通人必须面对的，带有灵魂色彩的命运刀锋。

## 新盈行吟

■ 符海沧

一道水湾展平阔，几处渔家见错落。万亩红树翻碧浪，栖居白鹭逐意飞。

渔船泊港待渔汛，彩旗招展盼潮涌。海鲜丰美滋味鲜，口碑相传胜吹擂。

女子俏丽身婀娜，小伙俊朗气蓬勃。哩哩美声袅清波，船公摇橹忘过河。

祖辈耕海岁月磨，滔天骇浪奈我何？云帆直挂北部湾，长空落日入云端。

## 儒昂连理大榕树

■ 王家连

老干交柯连理榕，浓荫簇拥古村中。沧桑阅尽凡尘事，势似苍龙卷劲风。

投稿邮箱

hnrbwxb@163.com

## 我的草根之路

■ 翟培基

人们缺的是信仰，因为精神、道德的基础是信仰。

中国草根文化，是华夏文化的土壤和根基。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，使中国草根文化迎来了明媚的春天。在这个梦想绽放、激情进发的时代，《中国草根》刊物应运而生，给草根文化搭建了一个展现其风采的平台。

我60岁时方写诗。与许多优秀作品相比，我的诗作准确属草根。自己在几级政府工作35年，写的都是经济类文章，素以为与诗文无缘。2003年后，我决意搞点诗文创作，从零开始，在百花齐放的中华文化园里当一棵小草。

我在思考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我们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。但在经济快速发展、物资财富丰富、文化生活多元化的同时，人们的精神世界、道德品质以及社会风气却出现了严重错位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？毋庸置疑，

用诗歌来赞美大自然，赞美江山胜迹这是一种好形式。诗的意境可以从小到大，从低到高、从古到今，从人文到地理，从景观到联想，从静态到动态，从幽

情到感叹……一使大自然的优美与活力跃然于诗的字里行间。原来这一切是这么的“真、善、和、美”啊！在优美、圣洁、辽阔的大自然与神圣的人文胜迹面前，世上的一切丑陋与罪恶是那么的污浊和渺小，不屑一顾。

基于以上思考，我决心行万里路，写百首诗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与人文胜迹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为重塑中华传统人文价值和信仰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。

到2010年底，已撰诗百篇，遍及全国34个省级区划。这些诗文陆续公开发表，以及所著《江山胜迹诗行》一书公开发行后，以诗会友，结识了不少文化界的朋友。有的说，你60岁前从政，60岁后写诗，也许60岁后做的是更有意义。我现已年过7旬，但在诗文创作方面，觉得自己像一棵新鲜的草芽刚钻出地面，我的草根之路在朝着地平线不断延伸……

## 蜈支洲岛

■ 翟培基

美丽三亚逍遙游，浪漫天涯意未休。烟波淡荡海棠湾，登舟轻飞蜈支洲。

云影水光漾仙岛，明珠熠熠胜蜃楼。天指海灵化桃源，林木葳蕤无冬秋。

碧海银滩醉游客，快艇冲烟掠渡舟。潜水海底戏游鱼，珊瑚摇曳挽人留。

怪石嶙峋观日出，妈祖庙灵消险愁。海天福地隔世屿，合当随势谋鸿猷。

Wh 世情百态

## 董常委

■ 唐 岚

董常委，董姓，名元培，琼州白沙人。他当过白沙县委常委，不当了，大家还是喜欢这么叫，听起来很亲切。

董常委面相厚道，内心也厚道。他体实身壮、方头宽脸、浓眉朗目、唇肥耳厚，让人感到很亲和。他心地善良，哪怕是一只受伤的小动物，也怜悯一翻。他心很诚，要是应邀，哪怕刮风下雨都不失约。他心很细，细如针尖，哪怕是看不着眼的一件小事都顾及到。很多人都说他是菩萨。

董常委抓工作是匠心独运的那种。这与他的性格、文化修养及阅历不无关系。他读过很多书，当过教员，当过校长，当过乡镇党委书记、当过办公室主任等等，有履历，有实践，自然缺不了做事的艺术。

那些年，省号召建生态文明村，县里财力不足，投入的经费微不足道。他带着几个稍懂设计的，不是在这村测量，就是在那村规划。然后，扯下脸皮，盯着效益较好的一些企业，和尚似地化缘。就这样，第一批文明生态村破茧而出。

董常委平时言语不多，语出平和实在，没有盛气凌人，却一语九鼎。特别是开会或讲课，很多人很喜欢聆听。

那些年，很多文艺晚辈东张西望的，想有个地方露露面。他管宣传，又抓文化的，重担自然落在他肩上。他择善而从，先组织成立县书协，后推动文学阵地的落实。因为他，停刊二十多年的《白沙文艺》得以复刊。现在，他还每期亲自审稿编辑，把好稿件质量关。

董常委抓工作匠心独运，作文章写书法也匠心独运。

他的散文写得挺好。他景写人写物别出心裁，文笔细腻，读了印象特深。特别是游记散文，他写月亮，不是直截了当地写天上的那个月亮，而是写双掌掬的那捧水的倒月；他写古树，不是写古树的枝繁叶茂，而是把古树的人文写得淋漓尽致；他写山水，不是写山清水秀，沟深壑险，而是写心灵的体验，人生的感悟……他说，一年到头，走来走去的，真好！他把多年来发表于省内省外各家报刊的散文结集成册，取名《旅路足音》，含有人生之旅、访山问水之旅、心路之旅的点滴感悟和收获。大家读了，对他的用心良苦很敬佩。

他酷爱书法，修炼书法很用功。他把王珣和王羲之父子装入自己的性情，然后摆研墨，提笔抒怀。因此，他写出的字，结构奇峻，清丽厚重。

董常委退休了，却退而不休。写写文章，练练书法，成为他的乐趣。关心下一代，发现培养文艺新人，成为他的余热。他说，他又准备出书了，是写他家乡山山水水的那种。

Wh 奇风异俗

## 哭嫁

■ 唐果

我结婚是十八年前，我清楚地记得我哭了，而且哭得特别伤心。眼泪止都止不住，把脸上的妆都哭花了。后来小伙伴想帮我补妆，可是她们找不到粉饼，所以我就端着块花脸上的夫家的汽车。母亲说，你哭什么哭嘛，这里不兴哭嫁的，你哭人家反而会笑话你。

但我怎能忍得住？想着与父母生活了二十几年，从此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呀，从此以后我再回到这个家，我不再是主人了，我是别人家的媳妇，父母要像客人一样待我了。好吃的他们会拿出来，讲话还要客客气气。看我哭得伤心，父亲也跟着伤感起来，母亲的眼泪无声的淌到脸上，父亲站在一边叹息。母亲用衣袖帮我擦眼泪，自己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脸庞滚落了下来，砸进泥土里。哭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，我一直觉得哭是一种很好的情感表达方式，想哭就哭，干嘛非要忍住呢。

我是看着姐姐出嫁的，但她没有哭。她没哭并不代表她不伤感，姐姐一定和我一样对离开家依依不舍，只是她没有我这么好哭，所以她没有让眼泪淌下来，所以我们一家人欢欢喜喜的把姐姐送出了家门。父母心情也不错，完全不像我出嫁时那般，眼里老有晶莹的水珠在晃呀晃的。

妹妹出嫁我没有亲见，依我对妹妹的了解，妹妹肯定也没有哭，但我想，如果她能预料到她的婚姻维持不到一年的话，她会哭得更伤心。

在老家川东，哭嫁是一个体面的风俗，往轻了说，是为了用眼泪凸显女儿家不舍得离开父母的依恋之情，往重了说，是嫌婚礼场面不够热闹。一边是锣鼓喧天，唢呐阵阵，一边是女人们的哭闹，显得特别喧嚣、闹腾。

所以我记事起，这种风俗一直沿袭着。据我母亲从万县嫁到开江县，八九里的山路，我母亲硬是哭了一路，直到天黑走到父亲家。看到穿军装、上衣口袋上别红五角星的父亲，她才止住哭泣。本来也算不上是绝色美人，这样一路哭来，眼睛哭成了青桃，着实不好看了。据说当时父亲表情很冷淡，在那一刻，母亲对婚后的生活也感到茫然。

在四川，我是亲眼见过小姑出嫁的，虽然那时候才四五岁的样子，可小姑出嫁那一幕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。

小姑婆家众亲友拍着锣、打着鼓、吹着唢呐来迎娶，他们一群人在堂屋门口站着，干巴巴地等着，可小姑就是不出她的房门。后来媒婆和表姨一起去了她的屋里拼了命才把她给拉出来。在出堂屋门的时候，一边是她婆家的人，一边是我小姑，他们像拔河似的，在门坎上拉拉扯扯了好半天。小姑死也不跨出门坎，好不容易一只脚跨出门坎了，另一脚仍然死死地勾住门坎，哎！我真担心小姑的手被他们拉断了。后来还是奶奶站在厨房对小姑说了几句，奶奶说，秋啊，你快些去吧，你再去天就快黑了，天黑了你们怎么赶路哇。我小姑这才边哭着走出家门，走下土坎，走向右边那条长长的小路，直到娘家人再也看不到她的背影。

Wh 流年剪影

## 我的车变换

■ 苏勇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我还处在童心未泯的孩提时代。我的童年是在板车上度过的。那时，我爷爷是县装卸公司搬运工人，说的不好听就是“拉板车的”。他早出晚归，东奔西走，中午也不回家落脚。爷爷除了带上干粮，还喜欢把我带在身边。

自从我有了记忆，脑子里不少板车的片段。空载时，爷爷哼着小调，赶着驴，坐在板车前头驾驶。我坐在板车上东张西望，懵懵懂懂的。满载时，爷爷在货物上面安个窝，把我搁进去。风一吹，我就打瞌睡，满嘴哈喇子，迷迷糊糊的。

那时不识风景，长江故道的景致可入画。爷爷埋头拉车，无力欣赏。“驾——”随着爷爷一声长喝，马鞭啪的一声落在驴身上。那驴惊慌失措，拼命往前拱，满车的货物就上了防洪大堤。

那些年，路不好走，坑坑洼洼。在板车的摇摇晃晃中，我逐渐长大。后来，驴老了，拉不动了。忽一日，我看奶奶在抹泪，爷爷耷拉着头，坐在门槛

仰八叉。最终，我学会了“掏裆”骑车，练就了猴样的灵敏。这个功底让我多年后躲过了一次车祸险情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自行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满大街都是铃铛声。考上高中那年，父母说我长成小伙子了，给我买辆新车到城郊上学。开学那天，我骑着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，神气活现地去报到。路上遇到一群骑行的同学，大家像放飞的鸽子，兴奋无比，追我赶。得意忘形时，险情发生了，一窝蜂地撞上了拖拉机。幸亏我身手敏捷，抱住路边一棵大树，躲过了车祸。

这次祸事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因左臂受伤，上了夹板，我动弹不得，再不敢骑摩托，一心埋头学习。

后来，到武汉上大学，我才知道省城那么大，没自行车真不方便。我开始创作，拿稿费。也在校园摆过书摊，赚差价。还在珞珈山下的中国展望出版社特约编辑部当校对，打零工。费尽一个学期，我终于骑上了自行车。听公开课，泡图书馆，结交师友，主持讲座；跨校交流，筹办沙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找项目、跑批文、拉赞助，发现自己闲不住、想法多、爱折腾。那时国家推行市场经济，鼓励发财致富。我骑着破车，日行数十里，风雨无阻，来回穿梭，成为校园有名的“生意经”。

后来，轿车进入寻常人家。我的第一辆轿车是国产经济型，虽然简陋，但感觉日子有了奔头。是它，装满了家人的欢声笑语，开创了自驾旅行和度假生活。前不久，在一停车场，我偶然撞见昔日的“坐骑”。久违啦！老伙计。看它饱经沧桑的样子，我有些伤感。我知道，它没有灵魂，但我同时又以为，它是有情感、有生命力的，它是我的人生履历抹不掉的印记。



苗寨村口话家常(油画)

许忠华作

## 新盈行吟

■ 符海沧

一道水湾展平阔，几处渔家见错落。万亩红树翻碧浪，栖居白鹭逐意飞。

渔船泊港待渔汛，彩旗招展盼潮涌。海鲜丰美滋味鲜，口碑相传胜吹擂。

女子俏丽身婀娜，小伙俊朗气蓬勃。哩哩美声袅清波，船公摇橹忘过河。

祖辈耕海岁月磨，滔天骇浪奈我何？云帆直挂北部湾，长空落日入云端。

Wh 流年剪影

## 我的车变换

■ 苏勇

上世纪70年代初期，我还处在童心未泯的孩提时代。我的童年是在板车上度过的。那时，我爷爷是县装卸公司搬运工人，说的不好听就是“拉板车的”。他早出晚归，东奔西走，中午也不回家落脚。爷爷除了带上干粮，还喜欢把我带在身边。

自从我有了记忆，脑子里不少板车的片段。空载时，爷爷哼着小调，赶着驴，坐在板车上东张西望，懵懵懂懂的。满载时，爷爷在货物上面安个窝，把我搁进去。风一吹，我就打瞌睡，满嘴哈喇子，迷迷糊糊的。

那时不识风景，长江故道的景致可入画。爷爷埋头拉车，无力欣赏。“驾——”随着爷爷一声长喝，马鞭啪的一声落在驴身上。那驴惊慌失措，拼命往前拱，满车的货物就上了防洪大堤。

那些年，路不好走，坑坑洼洼。在板车的摇摇晃晃中，我逐渐长大。后来，驴老了，拉不动了。忽一日，我看奶奶在抹泪，爷爷耷拉着头，坐在门槛

仰八叉。最终，我学会了“掏裆”骑车，练就了猴样的灵敏。这个功底让我多年后躲过了一次车祸险情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自行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满大街都是铃铛声。考上高中那年，父母说我长成小伙子了，给我买辆新车到城郊上学。开学那天，我骑着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，神气活现地去报到。路上遇到一群骑行的同学，大家像放飞的鸽子，兴奋无比，追我赶。得意忘形时，险情发生了，一窝蜂地撞上了拖拉机。幸亏我身手敏捷，抱住路边一棵大树，躲过了车祸。

这次祸事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因左臂受伤，上了夹板，我动弹不得，再不敢骑摩托，一心埋头学习。

后来，轿车进入寻常人家。我的第一辆轿车是国产经济型，虽然简陋，但感觉日子有了奔头。是它，装满了家人的欢声笑语，开创了自驾旅行和度假生活。

前不久，在一停车场，我偶然撞见昔日的“坐骑”。久违啦！老伙计。看它饱经沧桑的样子，我有些伤感。我知道，它没有灵魂，但我同时又以为，它是有情感、有生命力的，它是我的人生履历抹不掉的印记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我怀揣梦想，来到海南。在那个火热的年代，海南大兴土木，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，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怀才不遇的青年才俊。我借来一辆自行车，投入到大特区开发的滚滚人流中。抢新闻，当写手；搞策划，办活动；拉广告，跑订户……我终于掘到了“第一桶金”。我很快买了一辆牌照的本田摩托车，进入新里程。

有了摩托车，节奏提速了。在那个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年代，业务竞争激烈，机会稍纵即逝。它载着我左冲右突，纵横驰骋，跑遍椰城的大街小巷，为我立下汗马功劳。由于满负荷运转，摩托车逐步老化，发出沉重的喘息。每当熄火歇息时，我会养护它、痛惜它，道一声“辛苦了”。虽然，它只是我人生里程的代步工具，却承载了我的青春梦想和苦乐年华。

后来，轿车进入寻常人家。我的第一辆轿车是国产经济型，虽然简陋，但感觉日子有了奔头。是它，装满了家人的欢声笑语，开创了自驾旅行和